

南亚濒危语言的调查与复兴

□ 邓彦

〔摘要〕 南亚是世界的语言宝库,但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今天,南亚却成为濒危语言的重灾区,因此南亚濒危语言现象与问题得到了语言学家、濒危语言社区成员、政府、非政府组织的重视。从2013年3月14日至17日在印度召开的“南亚濒危语言国际学术会议”所收到的六十多篇研究文章来看,目前南亚濒危语言研究的重点是濒危语言的调查与复兴。

〔关键词〕 南亚;濒危语言;调查与复兴;启示与借鉴

〔中图分类号〕 H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178-06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South Asia and their Revival

DENG Y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 China)

Abstract: South Asia is a treasure trove of languages. However, due to the accelerating globalization, many South Asian languages are now in grave danger of extinction, which causes deep concern from linguists, members of endangered language community,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South Asia" held during March 14th-17th of 2013 in India received more than 60 research papers and essays, showing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South Asia should focu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ose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their revival.

Key Words: South Asia; endangered language; study and revival;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一、引言

南亚指亚洲南部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7个国家。南亚民族众多,语言多样,被誉为世界的语言宝库。但全球化不断推进,南亚众多的民族及其语言不断被同化,终于导致了南亚成为语言濒危重灾区的结果。印度有196种语言被列为濒危语言,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清单首位,印度尼西亚以147种濒危语言位列第三。孟加拉国有20多种语言被列为濒危语言,占该国语言总数的三分之二。南亚语言濒危现象引起了南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

南亚濒危语言会议是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授权、由印度安纳马莱大学高级语言研究中心和卡纳塔克邦印度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国际性的学术年会。会议于2013年3月14日至17日在位于印度

南部城市金奈的安纳马莱大学举行。来自印度、中国、美国、法国、日本、巴基斯坦、挪威、捷克共和国、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六十多篇。印度安纳马莱大学副校长罗摩纳森教授致开幕辞,尼赫鲁大学教授艾比·安薇塔作了“语言保护”的主题发言。笔者在大会上宣读了《言语社区理论视角下巴马壮语濒危研究》一文,引起了大会组织和与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会议收到预期的效果,正如罗摩纳森博士在大会致辞中所说的那样:“本次会议不仅给印度,而且给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研究树立典范,以便保护濒危语言并将该使命传递给下一代人”“对南亚濒危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1]

二、南亚濒危语言的调查

记录濒危语言的现状、探讨濒危语言的标准、研

究语言濒危化的过程是南亚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记录濒危语言的现状

对濒危语言进行纪录是南亚濒危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印度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印度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文化和语言的居民,这些部落居民的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德拉威语系、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印度的中南部地区是部落语言和濒危语言主要聚集地,根据泰卢固大学教授罗摩克里希纳迪的论述,印度学者们对属于德拉威语系的图塔语、科塔语、伊鲁拉语、巴达嘎语、克罗格语、冈德语、孔达语、库伊语、库威伊语、彭歌语、曼达语、印第艾维语、科莱米语、尼基语、帕吉语、咖德巴语等 16 种语言和属于南亚语系(澳亚语系)的卡哈里亚语、句昂语、塞瓦拉语、培伦基语、咖德巴语、邦多语、迪代伊语等 7 种语言进行调查,比较全面地掌握了这 23 种语言的分布区域、使用人数状况以及濒危的情况。尼赫鲁大学教授阿萨德通过不同阶段的数据对比,报告了奥里萨邦库鲁克语的“死亡”情况。此外,安纳马莱大学助理教授川德拉穆罕和其他学者对其他 11 个地区不同的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都对南亚不同地区(部落)、不同语种的濒危语言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详细的记录。

在调查记录这些濒危语言的同时,学者们也分析了濒危的原因。罗摩克里希纳迪教授认为语言濒危的原因有四点:一是年轻人选择本地主流语言;二是母语缺乏传播媒介,需要借助外部语言交流促进经济发展;三是部落认同的丢失;四是口头文学因政府或私人机构以所谓的发展项目而转换为双语替换。阿萨德分析了奥里萨邦库鲁克语使用人口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在任何可知的情形下,语言死亡或消失都存在着复杂的因素。这其中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人口统计学因素、移民因素、优势地位的语言(统治语言)、大众传媒因素以及语言转用、语言意识缺乏、父辈责任缺乏等因素。泰米尔语传统研究中心教授马诺哈南认为印度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有:

(1) 人口规模减小和人口灭绝导致语言消失;(2) 少数民族人口被优势语言人口包围;(3) 现成领域的规划带有外语概念和词语,新建的领域完全借用外语;(4) 经济从属(于外部);(5) 现代化教育;(6) 不同社会场合使用最少;(7) 宗教领域,外族宗教代替了本土宗教和信仰体系;(8) 因移民引发与本土主要语言群体缺乏接触;(9) 认为外族文化和语言受尊敬的倾向;(10) 语言使用者对本族语言的使用态度发生改变。

马杜赖卡马拉季大学教授阿穆念认为,在印度

有超过十亿人使用四个语系,在这些语系中,德拉威语被广泛使用,尽管被政府承认,但由于在印度缺乏足够的工作机会,泰米尔语学生的父母更愿意尝试英语,而不是泰米尔语。在学校教育中,父母对英语的态度对母语泰米尔语的学习造成了冲击。

(二) 探讨濒危语言的标准

对于濒危语言来说,它们绝对不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一点一点变化,直至消失。这也是为什么一种语言即将消失了才引起我们注意的原因。因此制定测量一种语言是否濒危的标准是保护和复兴濒危语言的重要环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一个测量的标准,从九个方面对语言进行测评。笔者也在《言语社区理论语言安全测评数模的构建与实证》中,以言语社区理论的五要素(人口、地域、互动、认同、设施)设定比例,结合语言田野调查,构建了测定濒危语言的“语言安全测评数模”。这一数模将对语言濒危化的过程起到监测的作用。

关于南亚濒危语言的测定标准,南亚的学者们也在探索之中。曼尼普尔大学博士雷豪喇叭木·萨巴觉特·新介绍了两种测定方式,一是由费什曼构建的“代际语言断裂规模分级法”(GIDS),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濒危和语言活力评估指标。“代际语言断裂规模分级法”共有 8 级,从 1 到 8 级依次反映某语言濒危的。具体如下:

表 1 濒危语言的濒危程度标准一览表

| 级别 | 描述 |
|----|---|
| 8 | 语言使用者(通常是年长者)太少以致社区需要建立语言规范,常常需要外部的专家建议。 |
| 7 | 较年长一代(超出生育年龄)使用(该语言),但是孩子不再使用;在家庭范围内,该语言仍然使用,并且稍微完整;但是在生育一代和最年轻孩子一代之间该语言断裂。 |
| 6 | 在家庭和社区,孩子对语言认同;孩子们自然地学习该语言。 |
| 5 | 该语言在社区以重要的社会文化方式使用,社会上存在大量的该语言文学,通常包括非正式的当地语言学校。 |
| 4 | 语言作为孩子们正规学校教育使用,和本国或官方的语言相联系;该语言在初级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私人场合和次私人场合都被使用。 |
| 3 | 当地语言在社会上较大范围的工作场合使用,使用场合超出了正常的当地标准边界,这些地方不需要特别的语言技能(外语技能)。 |
| 2 | 较低级的政府服务场合和当地媒介对地方语言开放。 |
| 1 | 当地语言在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使用(尽管并非唯一)。 |

印度迈因斯学院斯奈哈·密斯哈拉(Sneha Mishra)认为必须设定几个指标作为评估语言活力、陈述语言濒危和语言保存的标准,他还特别介绍了林恩·兰度勒提出的人类文化语言学的七个指标。这些指标是:

(1) 城乡连续统的相关位置;(2) 语言使用的区域;(3) 人口和群体动态;(4) 代码转化的频率和类型;(5) 语言使用者的分布和他们的社会网络;(6) 语言威信;(7) 增加稳定可接受的经济基础。而挪威科

技大学研究员舍利甘内什·特哈特姆普迪(Sree Ganesh Thottempudi)建议用文字分析技术工具(CT)分析泰卢固语和伊多语的濒危。这一文字分析技术工具通过计算机技术,建立起庞大的在线数据库,并提供了一系列语义译码、句法注释和句子分类特征的测试标准,并对测试结果进行横向语言比较。由于这种方法利用了数据库的优势,同时具有测试和存储的功能,既可以测试语言濒危的情况,又可以监测其濒危的进展。

(三)研究语言濒危化的过程

南亚濒危语言研究不仅记录了濒危语言的状态,讨论了测定濒危语言的标准,还探讨了语言的濒危化过程。大多数学者主要从语言接触、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等方面进行研究。马杜赖卡马拉季大学研究员耐什米普里亚记叙了泰米尔邦的泰米尔语和索拉什特拉语接触后索拉什特拉语所受到的影响。他认为在泰米尔邦,泰米尔语属于地区语言,是主流语言,而索拉什特拉语属于少数语言。索拉什特拉语的儿童使用者们习惯将其与泰米尔语的词根和词干混合使用,而且这种使用混合词进行读写的情况在该地区很盛行。泰米尔语对索拉什特拉语的音系、形态、句法等方面形成强大冲击,从而导致了该地区索拉什特拉语的濒危化。

马杜赖卡马拉季大学教授莱简德兰强调语言态度对语言“濒危化”所起的作用。他意识到对于语言保持、语言更替、语言消失或语言提纯来讲,人们对本族语言的态度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他认为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受主流语言使用者的态度影响,也受政府语言政策和学校课程或语言使用环境的影响。而对于个体来说,一个人对其他群体语言的态度取决于如下因素:(1)文化差别;(2)社会不平等;(3)经济生存能力;(4)政治统治;(5)历史偏见。

巴拉蒂尔大学博士马修马斯和泰米尔语传统研究中心博士、高级研究员塞尔瓦杜莱则从语言认同角度研究语言“濒危化”的过程。前者以埃纳德语为例,说明语言认同在语言濒危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埃纳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以拥有3800万本土使用者的规模而成为印度第八大语言。但由于政治或文化原因,这些使用者们被迫选择另一种语言,使埃纳德语的使用者日趋减少。后者则从人种语言认同理论(ELIT)出发,分析了语言认同在语言濒危化过程中的作用。人种语言认同理论(ELIT)强调社会人种子群体(人种子群)和他们语言使用的关系。这一理论来源于克罗格社会认同理论,它借用了其四个主要概念,即群体分类、群体认同、群体比较和独特心理,由此说明语言认同的原理。

三、南亚濒危语言的复兴

语言复兴是指通过各种途径实现某种濒危语言或死亡语言的再度兴盛,恢复其昔日的使用盛况。濒危语言复兴的例子有希伯来语复兴、新西兰的毛利语复兴、爱尔兰的爱尔兰语复兴、英国的威尔士语复兴等。获得成功的例子是希伯来语复兴,它使被称为“死的语言”的希伯来语复兴成为以色列国的正式语言,使用人数达到了750万,创造了现代语言与两千多年前语言相通的奇迹。南亚也重视濒危语言的复兴工作,这体现在语言复兴意识、语言复兴政策和语言复兴实践上。

(一)强烈的濒危语言复兴意识

一是对复兴南亚濒危语言的工作有强烈的使命感。首先,这种使命感来自语言工作者们的对南亚语言濒危日益严重的担心与忧虑。罗摩纳森不无担心地说:“印度是一个语言多样化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濒危语言国家,有196种语言被列为濒危语言,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处于灭绝的边缘,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清单首位……在这种形势下大多数语言是不安全的,处于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之下。”因此他呼吁:“为了挽救这些语言,应该提高语言使用者,特别是年轻人的母语流利程度。”其次,这种使命感也来自濒危语言研究者对自身使命的理解和热爱,这种理解和热爱可从艾比·安徽塔在大会演讲结束前的一段话得到印证:“研究濒危语言,特别是古老的语言和共同进化了数千年的语言,不仅能给解决语言进化的未解之谜提供线索,也能告诉我们人类的语言能力和局限。与早期民族一起捍卫人权,有必要研究、扩大、开展不同程度的教育以便为他们控制语言濒危创造条件。我想用一个赛米演讲者提供的濒危语言中的一首小诗结束本文,‘唯有母语/永驻我们灵魂深处/唯有母语/放飞我们的思想/打开我们的心扉/温暖我们的生命’。”

二是对复兴南亚濒危语言的工作有浓郁的忧患意识。首先,南亚濒危语言研究者对一些国家的语言行为提出批评。南亚国家出于民族团结平等、国家统一考虑,比较重视部落语言、濒危语言。但南亚地区的语言研究者们认为这远远不够。海德拉巴大学的磐渣南穆罕提教授批评南亚一些政府对母语的歧视行为;其次,期待社会各种力量加入到濒危语言的复兴工作之中。磐渣南穆罕提从语言平等的角度提出这种期待,他强调语言平等,并认为无论是尼基里山区的图塔语还是奥迪斯哈南部密林的塞瓦拉语,都有生存权利且与世界上任何“国际”语言平等。艾比·安徽塔却从小语种的保护提出这种期待。

（二）濒危语言复兴的政策

舍利纳拉亚纳大学的阿里萨·三卡教授认为语言政策是指一系列反映社区有关语言本领和交流潜力的社会政策,在南亚,语言政策是濒危语言复兴的基础与保障。

以印度的语言政策为例。印度宪法规定印地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为官方语言,另外划分出 22 种语言为预定官方语言(也就是各邦的官方语言)。同时将 1 652 种部落语言列于宪法第八表中。这样形成国家官方语言、邦官方语言和部落语言的多层次语言格局。阿里萨·三卡认为,尽管印度官方的语言政策被描述成多语妥协的政策,但是印度语言政策是关于行政、教育、司法、立法、大众传媒等的语言使用政策,在范围上是多元化的。具有语言发展导向和语言生存导向。这个政策倾向于鼓励公民使用自己的母语,并帮助所有语言在指定的使用区域内发展成为合适的交流工具,不论这种语言在性质上是主流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或是部落语言。

印度的语言教育积极贯彻了印度国家这一保护母语的语政策,实施了著名的“三语教育方案”。阿里萨·三卡介绍了“三语教育方案”,具体如下:

表 2 三语教育方案

| 年级 | 学习的语言 |
|-------|--|
| 1~4 | 应该强制学习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在性质上属于母语。 |
| 5~7 | 这个阶段强制学习两种语言。第一种是性质上属于母语的语言,第二种语言是印度联邦的官方语言(印地语)或者非正式官方语言(英语)。 |
| 7~10 | 这个阶段应该强制学习三种语言,第一种是性质上属于母语的语言,第二种是印度联邦的官方语言(印地语),第三种是英语。 |
| 11~12 | 不强制学习任何语言。 |

阿里萨·三卡认为“三语模式”所设置的课程不仅“为学习各种不同印度语言和外语提供了空间”,使“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各种不同文化潮流,还有助于达到生活中不同领域的精彩”,而且更重要的是“强制所有人学习母语”,把学习母语看成是学习者的权利。在喀拉拉邦,有机会学习四种语言,在学习母语、英语、印地语的同时,还有机会学习阿拉伯语、梵语、乌尔都语。

保护母语就是保护语言的延续性,从根本上预防语言的濒危。印度的语言政策,致力于保护母语,强制儿童接受母语教育,这是从语言的源头上为濒危语言的复兴打下基础,从而保持国家语言的多元化性质;同时又致力于英语在全国和印地语在非印地语地区的传播,使它们成为全国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建构起“多言多语”的语言格局,使印度境内的各种语言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

（三）濒危语言复兴的措施

在南亚国家,虽然实行多语教育的政策,保护一大批地方语言、部落语言,并促进它们发展。但是很显然,一两个政策是不可能拯救南亚数千种语言的濒危。要复兴这些濒危语言,要有切实可行的复兴计划和方案。

艾比·安薇塔提出了“使用人口较少语言”的复兴措施,把使用人口在一万以上十万以下的语言视为易危语言,并认为需要采取如下的复兴措施:(1)如果这种语言没有文稿记录,应该给出文稿记录,这将支持这种语言维持和复活研究;(2)对于一个大的文盲社区,需出版字母表和初级语言读本,这不仅能复活语言使用者对语言遗产的兴趣,而且可以作为以后语言复活的工具;(3)出版字典时,吸收方言,且让字典吸收视频材料;(4)给这种语言写一部语法书;(5)记录传统和当地的知识,包括人类的、人种鸟类学的和植物学的知识;(6)记录民间传说、歌曲和其他口头类的资料;(7)大范围记录语言和环境的声音和视频;(8)将仍然是植物志、动物志及物品的图片转换为日常行动和日用品。

罗摩克里希纳迪提出印度中、南部部落语言的复兴措施:(1)通过基本的田野调查原文和研究做成部落语言文献,包括通过系统科学的方式,运用最新技术如数字化、音频和视频等方式给语料录音;(2)用音韵学、词语形态学、句法、语义学和语用学描述语法,包括每种语言的专有特征;(3)为部落语言转换成当地主要语言或当地主要语言转换成部落语言准备双语或三语字典及急需综合的教学字典;(4)将由民间传说、民歌、故事、习语、格言、谜语组成的部落专门知识和演讲的特殊表述作为语料库进行录音、保存。这代表了本地传统的知识和人文学科;(5)把部落(口头)文学翻译成其他主流印度语言和英语;保存因大量媒体威胁而遭受灭绝的语言,并优先将主流语言的重要著作翻译成部落语言;(6)语言学家联合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准备初级的和其他的部落语言教科书,这些将用于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项目,作为传授母语的措; (7)通过与课文内容相似的部落语言出版物促进知识发展,将口头文学作为阅读材料的一部分,专家建议多语教育,并把这作为积极措施;(8)通过出版物导向专题讨论会,让本土部落语言使用者(特别是有文化的使用者)参加书本的出版准备工作。在每种语言的所在地开展专题讨论会,培训有文化的部落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比较和出版的知识,并对其教授文献方法学以便所有语言都能被记录;(9)优先选择族人使用较少的语言进行调查和描述,这对即将灭绝的语言是基本的措施;(10)对有兴趣有能力从事部落语言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学者、大学院系、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

应该提供慷慨的经济支持。给有文化的部落成员提供基金、书籍的支持,如在迈索尔地区部落内部举办部落口头文学文化节;(11)开展广泛深入的各种部落研究方法,以便保护语言、文学、文化和当地的传统智慧;(12)必须提高部落社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现实水平,这有利于语言的保护;(13)作为保护母语和防止其灭绝的基本措施,政府必须实施导向性语言政策和计划;(14)在印度语言中心研究所(政府机构)的努力下,迈索尔(地名)得到了“语言濒危范围”项目的资助,这对印度濒危语言保护、分析和描述起到了一定作用。

阿萨德从加强库鲁克语的语言意识、增强库鲁克语父母传授库鲁克语的责任、维护库鲁克语的语言忠诚度、建立库鲁克语文本(濒危语言读物,包括书籍、视听字典)、建立库鲁克语网络学习平台(网刊库鲁克语书籍、讲授库鲁克语语言课程、教会人们使用库鲁克语字典、使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可以在网上访问库鲁克语社区、学习库鲁克语)等方面提出库鲁克语的复兴措施。

此外,印度语言研究中心的讲师南达拉杰·艾茂木、博士森纳拉苏·赛可汗和高级研究员阿特里耶斯哈拉马从濒危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提出复兴的措施,他们如 Nandaraj Amom 等认为,“通过给社区语言使用者训练语言学知识来复兴他们的本族语言,这使得实地语言学能把濒危内容正确翻译成可参考语言。根据一些基本原则和每个人或群体的不同角色,我们需要为濒危语言建立语料库”,并认为需要培训濒危语言使用者,使他们具备以下语言潜力:a. 明白本族语言的使用方式,能使用本族语言向其他人清晰表达;b. 在语言学习阶段学会分析什么是容易的、可判断的且有用的;c. 帮助同类语言使用者学会语言宽容;d. 协助社区教学材料的语言保存和记录;e. 在其他方面成为语言使用者的语言学家。

四、南亚濒危语言研究的启示

联系南亚濒危语言调查与语言复兴的研究现状,中国濒危语言工作应该从语言意识、语言监测、语言规划三个层面上进行。

(一)增强抢救濒危语言的语言意识

各少数民族母语的保护和发展,对于稳定边疆,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2](P1~7)}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普通话(汉语)的强势地位不断提高、少数民族语言不断被濒危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强化保护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意识,把这种意识上升到维护国家统一和谐、民族平等与团结的高度。

濒危语言为什么在近年来受到如此重视?语言生活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国家或民族身份的核心要素是语言共享。在濒危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认同、语言权利、语言保护、语言安全、语言传播等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比如“使用统一的官方语言象征国家团结和社会和谐。瑞士把罗曼什语定为官方语言就是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因素考虑。罗曼什语的源头可追溯至罗马时代跟随大军西迁的人们所使用的拉丁文。二战前瑞士政府为了预防法西斯利用罗曼什语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将这一语区从瑞士领土分裂出去,于是宣布罗曼什语为瑞士官方语言,强化了罗曼什语使用者的瑞士国族身份,剥离他们与意大利的身份联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3](P127)} 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由中国境内的 56 个民族组成。加强保护和抢救濒危的民族语言,复兴使用人口较多而又处于濒危化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和谐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建立濒危语言的监测体系

濒危语言的变化、消失是一个渐变性的过程,要阻止这种渐变,首先要掌握其渐变的情况与规律,因此必须建立濒危语言的监测体系,通过对某一濒危语言环境监测,准确掌握该濒危语言的现状及其动态变化,为该濒危语言的恢复提供重要数据和科学依据。南亚地区十分重视利用现代技术监测语言濒危。目前中国尚未建立符合本国实际的监测体系。

构建濒危语言的监测体系的步骤为:第一,制定濒危语言的测定标准。选择科学合理的语言要素构成具体的、具操作性的测评标准。测评标准要体现濒危语言的整体性、系统性、代表性,能够动态反映出濒危语言各个时期的濒危情况与程度。第二,采用科学的监测手段。充分依托现代科学技术,逐步实现濒危语言监测的现代化。第三,建立监测信息数据库。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判断。

(三)制定濒危语言的管理规划

印度是南亚典型的多民族多语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1950 年 1 月 26 日实施的印度宪法规定了 15 种规划语言,确定印地语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规划语言的数量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中。1991 年增至 18 种,2004 年又增至 22 种。据说增至 33 种的方案正在酝酿中”。^{[4](P38)} 印度这种做法对中国是有启发的。我们应该在掌握中国境内濒危语言的语种、分布区域、濒危程度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规划,根据濒危程度分类管理,从而构建中国多种语言互补共生、和谐相处、资源共享的“多言多语”社会。

语言管理方面的无政府状态未必会导致语言社

会交际的全面混乱,因为还有社区和其他社会群体在发挥作用,但是理性的语言规划却可能带来比较理想的语言管理效果。^[5](P12~15)] 根据目前中国濒危语言的状况,可规划保存、保护和复兴三种管理模式。“保存”是对那些“极度”濒危的语言进行保存。即在进行田野调查中,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濒危语言的基本词汇、句子和若干话语,制作成书面语料和有声语料;“保护”是对那些“中度”濒危的语言进行保护。即通过加强母语或双语教育等措施,制止该语言的继续濒危。“复兴”是对那些“轻度”濒危的语言进行强化管理,使之恢复到其原来鼎盛时期。比如提高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壮语作为母语的使用率,同时亦可把这四种语言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官方语言),鼓励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使用。复兴这四种已濒危化的语言,对维护祖国的稳定与统一、民族的团结与平等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罗摩纳森. 南亚语言濒危·前言[M]. 金奈: 安纳马莱大学高级语

言研究中心, 2013.

[2] 孙宏开. 语言濒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3] 戴曼纯. 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J]. 语言文字应用, 2011, (4).

[4] 司玉英. 印度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6).

[5] 徐大明. 我国语言资源建设及应用问题研究(笔谈)[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

收稿日期 2013-09-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韦琮瑜]

[作者简介] 邓彦(1982~), 女, 壮族, 广西巴马人,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江苏南京, 邮编: 210024。E-mail: dengyan19820717@163.com。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协同创新研讨会”纪要

2013年11月16~18日,“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协同创新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全国六十多家高校学报的主编、编辑及中国知网负责人等八十多人参加研讨会,中宣部出版局、教育部社科司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上,中宣部出版局报刊处处长杨震林发表讲话,他认为高校学报发挥着三大重要功能:一是立文,即刊发高质量学术论文;二是立人,即培养学人、学者;三是立世,即规范学术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同时,他认为学术期刊要做到“三服务”:一是服务学术研究;二是服务社会进步;三是服务作者、读者。教育部社科司出版处调研员田敬诚说,期刊的数字化是大势所趋,要未雨绸缪,数字化发展需要各高校期刊进行协同创新,其中关键是要有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机制顶层设计。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蒋重跃认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与传播方式关系到学术期刊的整体发展,“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协同创新理念的发起,把纸质本学术期刊成果转移到网络期刊上,是纸质期刊向数字期刊发展道路上的进步。《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协同创新是我们国家大力提倡的创新机制,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是数字化建设和协同创新,我们专业网刊早在三年前已经开始了协同创新,不仅是在出版上协同创新,而且在体制机制上也在协同创新,在许多方面走在前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朱剑认为,通过协同创新,可以创建多个数字化的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期刊或问题边界清晰的专题期刊,以为有序传播提供合适的载体。通过协同创新,汇集联合起来的各学报丰富内容,就能拥有海量数据,内容为王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会议围绕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的改革与发展,推进学术期刊的专业化、数字化、集约化建设,联合共建期刊协同创新平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就成立“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协同创新中心”达成共识,同意将协同创新中心正式纳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为正式组织。高校专业网刊与“中国知网”的合作越来越密切,数字化的方向目标越来越清晰,专业网刊要不断完善,把文科类一级学科全部做起来,拓展以问题研究为核心的专题刊。

同时,会议还达成如下共识:一是增设“资源环境研究”“地方文化研究”“青年问题研究”三个专题网刊;二是拟在“文学学报”“历史学报”等下设分卷;三是拟固定网刊会议模式,即上半年召开专题会,下半年召开全体会。